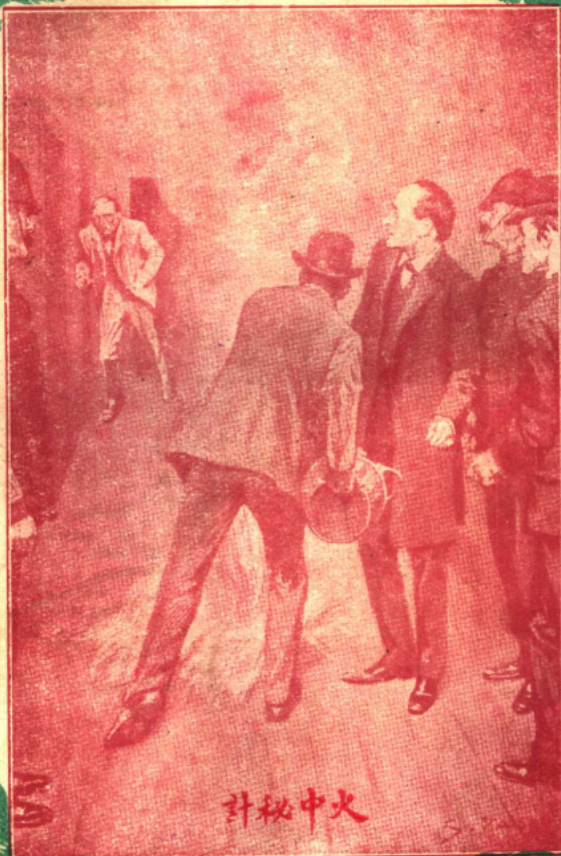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八冊 第二十六至三十一案



火中秘計

絳市重蘇
火中秘計
壁上奇書
碧巷雙車
隔原蹄跡
隔簾舞影



中華書局印行

卷之四



中華書局

看遊

記

可以增知識

可以當臥遊

古今遊記叢鈔	新遊記彙刊初集	新遊記彙刊續集	新遊記彙刊	新遊記彙刊	雲南遊記	西湖遊覽指南	最新遊覽指南	新南京遊覽指南	江亢虎南遊迴想記	南洋旅行漫記	環球周遊記	美國視察記	國外遊記彙刊
十二冊	八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六元	三元	二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五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版出局書華中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二十六案

絳市重蘇 原名(The Empty House)

英國柯南道爾原著
桐鄉嚴天侔譯

千八百九十四年春。羅訥阿代貴族被戕之耗。喧騰於倫敦人士之口。一時裘馬少年。無不慘然失色。迨夫警署偵緝告厥成功。斯案之若何歸宿。久已揭露於社會矣。然個中真相。猶多諱飾。未足爲外人道也。今忽忽十年矣。追維往事。喪心忤然。爰歷叙當年情狀。以補其闕漏。成信史焉。

世之讀吾書而服膺吾友福爾摩斯之爲人者。必且責我。謂是案既多奇情。胡隱秘至今。弗遽公諸衆聽。然予非好爲緘默也。亦以福氏雅不欲以斯事揭示當世。故形格勢禁。不得不諱。莫如深者。徇吾友之意耳。茲者時過境遷。吾友曰金人之口。可以啟矣。予乃得遂其初衷。宣諸楮墨。

予自友福爾摩斯以後。親炙既久。於偵探之事。嗜之彌篤。及吾友之亡也。參觀第二十五案懸

崖撒手。每聞社會上有奇案發生。輒復時時留意。且即以福氏之術推勘案情。間有所獲。則亦等閒視之。蓋予之爲此。本無得失之心。端居多暇。聊自娛耳。顧所遇之案。從未有離奇恍惚。莫可究詰。如阿代氏之慘劇者。方予讀驗尸官之宣告。喟然嘆曰。脫福爾摩斯而不死者。則運其精思。施其靈腕。寧不足以輔警吏之成。胡乃天不憖遺。令葬身飛瀑之下。今日者。斯人往矣。發奸摘伏。誰則神明。而吾也。愴懷舊雨。緬想英風。盪氣迴腸。淒其多念。旣痛逝者行爲。社會惜此畸人也。阿代氏之死狀。具見驗尸官之所報告。世人當能憶之。吾今不憚辭費。復述其源委。如左方。

總督勞培脫阿代梅努伯爵之次子也。當時秉節鎮澳洲某地。其母以病。目翳。來倫敦就醫。季子羅訥及幼女希爾達。隨侍西歸。遂家於公園巷四百二十七號。羅訥性恬淡。隨俗雅化。與人無忤。交遊胥上流人物。無隱慝。無私仇。昔嘗與愛迭斯吳特萊女士訂婚。數月前忽罷棄前約。然其悔盟也。實彼此俱願解脫。弗以爲病也。此事尤與案情無關。乃變起不測。竟隕厥身。時三月三十日夜十時許也。羅訥耆博。爲鮑文。

卡文迭巴茄脫諸俱樂部。會員流連其間。幾無虛日。顧其博也。頗省省持重。弗肯輕擲。巨注且以縝密謹慎故。恆獲勝利。遇害之日。午後猶在巴茄脫俱樂部作葉子戲。晚餐後亦然。同座有茂來君。哈悌勳士。及毛綸大佐。咸稱是日所博爲 Rubber of Night 之一種。其勝負無大差別。羅訥僅負五金磅。顧彼既饒於資。是莪莪者。弗足介懷也。前此數星期。嘗與毛綸大佐合注以博。大勝獲四百二十磅。其最近之歷史如是而已。羅訥以十時抵家。母若妹方偕其戚出遊未返。二層樓臨街一室。羅訥平時起居之所也。是夕歸。逕趣此室。女傭聞其履聲。可斷言也。先是女傭嘗來此。然杻燕炭以煙騰。故啓窗。羅訥既入。寂焉無聲。比十一時二十分。伯失人挈希爾達歸矣。夫人將往。面其愛子。登樓款門。門扃於內。號呼無應者。大驚。乃召婢僕破門入。則羅訥浴血臥地上。彈丸碎其顙。殊矣。彈丸蓋發自手槍者。觀其創。可辨也。顧徧索室中。無凶器。案上有十磅之紙幣。二金磅。十七仙令。十析爲數分。多寡有差。一紙書俱樂部會友數人名氏。名之左。各有號碼。記數之大小。循此紙以揣度之。則羅訥未死之

前必嘗綜覈其葉子戲之贏虧也。

斯案情節探索愈詳。頭緒乃愈紛亂。彼死者胡忽閉關自錮。殊不可解。藉曰凶人反肩其扉而越窗以遁。似矣。而實悖於情理。窗之距地在二丈外。其下有小園焉。繁花似錦。縱令凶人能一躍而下。但泥土花枝。何以絕無損動。且門前有狹長之草徑。亦未留蹤跡。然則室門之閉。必羅訥自肩之矣。顧彼究何自遇害。若有人緣牆以上。斷無不稍遺形跡者。苟其身履平地而遙擊樓頭。則以一手槍而能射高致遠。一發而貫樓中入之腦。恐舉世無此神手也。且公園巷非僻地也。熙來攘往者。肩相望於道。去此屋纔百碼。更有停車場焉。是夕胡竟無一人聞槍聲者。然羅訥固明明飲彈死矣。彈屬軟頭式。 *Soft-nosed* 著體裂如菌。中人立殞者也。死狀既離幻。若是其所以致死之故。尤不可得。謂爲仇殺。則羅訥未嘗樹怨。謂爲盜。則室中金銀寶器未動毫髮。予苦思累日。謀有以索斯案之隱。然反覆推求。明於此。則闇於彼。終無當也。回憶亡友之教。謂研究案情。當就其窒礙最少處爲著手之點。顧予卒百思莫得其綱領。

日既曛。予乃越公園。至公園巷之毗接奧斯福街處。見遊民鬻集道上。皆仰矚一樓窗。此卽羅訥被殺處也。斯時有一瘦而頽者。目架有色晶鏡。方指天畫地逞其雄辯。吾意夫夫必暗探也。趨而聽之。覺其說謬甚急。掉頭行一叟。駘背龍鍾。長髯如雪。適立予後。挾書多冊。予觸其身。書乃墮地。予亟慙然謝過。俛而拾之。中有一書曰『祀樹教之溯源』。予覩是書。知此老蓋以搜羅秘籍爲事者。或業是以食其軀。或雅有嗜古之癖。則弗可知。已叟寶其書殊甚。怒目嚮予咆哮而去。予乃縱目以察此四百二十七號之屋。見屋外繚以短垣。上有欄焉。度其高距地纔五尺。故欲踰此以入園中。固亦易易。然樓窗不可揉而登也。其下無水管之屬。可以託足。雖有健者。莫之能致。予既躬蒞斯地。而觀察所得。仍不足以解予惑。廢然返塏。新頓逕入書室。不五分鐘。而女傭來報。有客求見。客入。則邂逅道上之髯叟也。形容枯槁。白髮毵毵。垂兩輔。醜乃似魅。右臂挾書十餘冊。謂予曰。不速之客。冒昧求見。先生得毋訝耶。聲出若怪。臬予應曰。固也。叟曰。吾蹢躅道上。見先生入此室。處默念。今茲曷勿踵門以謝主人。

拾遺之惠。且頃者失儀多所開罪。願此心無他也。願白主人俾釋芥蒂。吾是以來耳。予笑曰。此細事焉用介介。叟亦迂矣。敢問叟何以識我也。曰。我受塵教堂街口設小書肆。謬託德鄰復親顏色。老朽何幸也。先生亦欲蒐集奇書以充鄴架乎。此「英倫禽經」也。此「凱武勒全集」也。（天俾按凱武勒爲羅馬詩家）此「聖陵戰紀」也。果能當尊意者將悉數。鸞諸先生語已。指予身後書架曰。彼第二層架上尙留餘地。苟得五六冊以補其闕者不更壯觀耶。予聆言迴顧書架及返身則福爾摩斯方立案前。奮然而笑。非髯叟也。予狂駭躍起。瞪眸視之以爲夢也。而予已暈比蘇。則領結已弛。勃蘭地之殘瀝猶沾濡唇吻。福爾摩斯方舉杯立椅側俯首臨予曰。華生。華生。不圖君竟震駭至此。我苦君矣。予聽其音固平昔所熟聞者也。把臂而謂之曰。果吾福爾摩斯也。嗟乎。老友君乃出自九淵重蒞人世耶。福曰。止。君經此戟刺神氣未復。始不宜驟談吾事。其少安毋躁。予曰。否。我已無恙。然自分與足下生死辭矣。今乃赫然而現於我側。幾疑雙眸之欺我也。言已復擊其韃。覺瘦腕筋脈墳起。觸手可辨。乃笑。

曰。君。今。在。茲。必。非。沒。而。爲。厲。以。怵。爾。友。者。噫。嘻。故。人。果。生。還。矣。我。樂。何。極。也。然。君。果。何。由。脫。險。請。就。坐。而。告。我。以。出。死。入。生。之。狀。

福爾摩斯乃面予而坐。然紙菸吸之。落落如舊狀。身猶披書販之敝服。惟鬚髮及書則纍然置案上。觀其容益瘦而凌厲更甚於昔。惟顏色蒼白。我有以知其近況之勞瘁而身之失於調攝也。福曰。華生。吾今幸得舒展其肢體矣。君試思之以長人而僵。僕其軀可一尺歷數小時之久。其苦可知也。今日之夕。尙有事臨吾身。艱險萬狀。苟老友肯爲我臂助者。事畢當再以詳情語君也。予曰。吾炫茲奇情。心如狂熱。願卽聞其詳。福曰。爾今夕其從我遊歟。予應曰。然。其行也。何時。其去也。何之。悉惟命。福莞爾笑曰。吾兩人又似曩日之並歡。衡泌矣。今姑進晚餐。果腹而后行。未晚也。君問我何。以出彼深淵。嘻。吾之出也。固亦易。易實告君。我未嘗入也。予詫曰。有是哉。然則……福曰。當時留別之書。固出自我手。我既覩莫理泰岸然當路。橫厲無匹。知半生事業。行付東流矣。與莫牴牾良久。莫徇吾請。假吾數分鐘。得草此數行。留示老友。書成。媵

以菸盒及杖以徵其實。遂循狹路行。莫仍尾予。後既至路盡處。吾乃鵠立以待。莫理泰不持凶器。張臂猛撲予。彼自知事敗。已無立足地。故第悍然以復讐決死爲志。兩人相持於巖厓之側。搖搖欲墮。予幸嫻日本柔術。昔遇巨慙。每用是以制勝。斯時亟展其技。遂得脫。莫氏之牽持。莫理泰長號若虎嘯。奮臂舞足。張兩手抓空。顧足力失其均。身左右畸重。不能自持。一失足。翩然墮焉。吾目擊其一落千丈。觸石騰擲。急湍中隨逝水去矣。予聞此。既訝且快。又從而詰之曰。信如是。又何以解於道中之足跡。彼足跡吾固親見之。是明明兩人循狹徑而去。抵於路旁處。而無一生還也。福曰。方莫理泰之逝也。吾心忽動。默念此實轉禍爲福之機矣。彼黨之欲得吾而甘心者。非僅莫理泰也。至少必有三人。今其魁既死。我手則其謀。我當益急。是輩皆陰賊險狠者。有一於此。吾生卽無寧日。然苟使我之死耗播揚於世。彼等必且額手相慶。益無顧忌。吾乃徐起而圖之。俟它日羣邪悉翦。然後揚眉拭眚。重現人間。計無有善於此者。思潮起伏。疾於奔瀑。心口商量。瞬息立決。吾臆度彼時莫理泰之尸。或猶盤旋。

中流未抵。鮫窟也。吾乃起立諦視巖崖。覺崖石雖峭。猶略有躡足之處。可以攀附。而上且舉頭以望。似有石穴焉。足以容膝。華生吾數月後。讀足下所紀決鬪情狀。謂絕壁兀然。千仞無可躡足者。蓋失實矣。崖高欲逕踰其巔。吾固知其不可。致然狹徑之士。鬆而濕。今苟循原路以歸。則來去之跡昭然。莫掩明眼人必有能辨之者。而吾詭死之計。且立敗。吾向者探案嘗欲自掩其足跡矣。則往往倒屣而行。以迷去來之向顧。斯時何以計不出此。則以三種之足跡同趨一向。適足啟人疑訝。仍無以售其欺也。轉展籌思。惟不避艱險。緣崖以登。而徐圖自脫。乃爲上策。華生華生。此時之困苦有匪可以言語形容者。上矚危崖峭其欲墮。其下則濤聲澎湃。賊人魂魄偶一不慎。且爲莫理泰之續矣。吾雖非好爲幻想者。然彷彿聞莫理泰叫號於九淵之下。其聲淒以厲。而攀援之際。或手握細籐。短草忽焉中斷。或誤踐亂石。苔蘚幾致失足。輒疑此身非吾有矣。停辛佇苦。卒抵一穴。深可數尺。廓乎有容。蒼苔蔓生。匿其中。形可掩也。吾得此容膝之地。聊復自幸。遂舒其肢體於焉以息。蓋欲相時而動也。俄而君至。

吾親君百端審察求吾死狀幾度低徊惘惘而去良友愛我之誠如見其肺腑低頭遙望慚感交縈然念君已墮吾術中則又色然以喜以爲從茲可去險就夷矣又孰知驚魂甫定事變猝起一巨石訇然下墮掠吾而過著地騰起更墜入淵吾初以爲偶然事耳及仰視則有物隱現於暮雲中赫然人首也而第二石繼至中石穴去吾首不及尺吾乃恍然矣莫理泰之與我決鬪也其徒黨實遙爲監伺莫之死吾之得脫皆不能逃此人之目彼遂繞道至崖巔將下石以制我死命以成莫氏未竟之志也須臾復見一獍惡之面馮崖俯瞰吾知第三石且至遂躡足以下危崖方懸身穴外而一石又至幸弗中此際之艱險有什伯倍於猱升時者心膽俱裂精力已罷距地尙遠失足而下膚裂血涔涔墮然已重履狹徑安然無恙是天相我也吾遂倉皇走亂山中夜色黝黯荆棘塞塗冥行十餘哩乃已越一星期此身已在荊祿倫司念茫茫天壤當無復有知吾行踪者後此變名匿跡僕僕天涯得箇中消息者惟吾兄梅克勞甫一人華生識之吾秘不相告徒傷老友之懷吾知罪矣然此中亦自有故

非親其兄而疏其友也。吾心所希冀者。惟求世人之確知吾死。試問足下。昔紀吾死狀。如是其深切者。苟非以我爲真死。又安得有是三稔以還。欲遺書故人者。屢矣。而援筆攬紙。輒復中輟。蓋恐良友以愛我故。或致情不能禁。漏洩春光。而弗自覺也。頃者邂逅道上。君觸吾書。而吾卽掉頭引去者。亦以此時危機潛伏。稍不經意。則黔驢之技。易爲人所窺破。禍且立集。噬臍無及矣。至於吾兄梅克勞甫。則以資財胥歸其掌握。每有緩急之需。當取給於彼。故不得不寄以心腹也。自吾去國以後。倫敦警吏之緝案。措置失宜。其逮捕莫黨。但有巨奸大惡爲我死敵者二人。竟得逍遙乎法網之外。辜吾望矣。吾東游西藏者。可二年。嘗赴拉薩。與喇嘛周旋。累日有挪威人西裘生者。著西藏探險記。君當已見之。然吾知君必不料此書卽故人紀遊之作也。吾復經波斯遊梅加而。抵於卡騰。登回教王之庭。吾昔紀此事甚詳。嘗以之陳諸外部。備轡軒之采焉。旣而西徂法蘭西。居芒卑利埃數月。朝夕營營於試管濾紙之間。以研究煤油之成分。茲事旣告成。忽聞莫利泰死。黨之留倫敦者。僅一人矣。吾心稍慰。未

幾而有公。園巷之事。私衷竊喜。以爲時機已至。乃倉皇就道。既抵倫敦。趨培克街。化鶴歸來。門庭依舊。自不免有身世之慨。赫德生氏見我。以爲魅也。駭號欲狂。吾縱觀各室中。陳飾及器皿圖籍文件。一一若原狀。則梅克勞甫之功也。今日午後。獨坐安樂椅中。撫今追昔。舒慘殊方。觸景懷人。悠然神往。念此時苟得與老友絃琴促坐。重敘當年樂事者。此心慰矣。

予聆福爾摩斯之說。驚喜既逾常度。恍覺此身已離塵壒。苟非故人顏色相對。咫尺幾疑所聞者爲莫須有事矣。福爾摩斯似深知予數年來興慨。人琴嘗抱無涯之戚者。藹然謂予曰。吾聞人生惟努力進取。乃足以償其所苦。今夕之事。我兩人其協以圖之。苟其得志。則此生爲不虛矣。予復絮絮以近狀相詢。福第答曰。不待明發。必有以鑒君之望。契闊已三年矣。欲細數別後事。非立談所能盡。今姑置弗論。第磨礪以須。待九時三十分後。出發可也。

時至予乃懷手槍。與福爾摩斯並坐。一二輪車中。使君得得。一如當年情狀。福神態

冷峻。悄然。無語。車行甚速。予藉街燈之光。微覷吾友。見彼翕唇垂睫。若有深思。甚不解。其今日之夕。栖栖何事。然察其神色。若此。必有非常之患。譬猶獵夫兢兢持重。則知猛獸之不易制。福爾摩斯有時。吻動似欲笑。而又止。此狀。吾所熟觀。非喜象也。吾意車行之向。似趨培克街。然甫抵加文狄場。福遽呼御者令止。下車左右顧。若惟恐有人蹊其後者。遂相將步行。每經一街。福必舉目四矚。然後前趨。爲狀至狼狽。吾人取道甚僻。所經處。都非素識。福爾摩斯固深悉倫敦之歧塗者。穿巷越徑。若履房闔。予隨其後。纍纍若喪家之狗。福左亦左。福右亦右。旋至一處。馬廐環列如織。穢惡之氣中人。欲嘔。予目眙神眩。初不知人世間。乃有此地。終乃抵一小路。兩旁多矮屋。舊且圯矣。循此路行。更越孟戟斯德街。及勃蘭福街。復折入狹徑。徑盡。見一木柵。遂入柵以內。廢院也。吾友乃探懷出鑰。啓一門。門爲人家後戶。兩人旣入。福亟反扃其戶。昏不見物。第知此間爲空屋而已。足履地。格格作響。板已敝也。予張手偶觸牆上。覺牆紙半已剝落。飄垂若流蘇。吾友手冷如鰓。把吾腕相攜持而行。經一廳。事廳甚。

廣比至門次。門頂有小窗。始覩微光。福忽折而右。入一虛室。四隅黝黯如漆。室之中。央以對銜燈火。遙遙映射。故僅現纖芒。窗牖塵封如冪。輕紗屋外。又無街燈。故予與福僅互見其形體。莫辨面目。斯時福以手撫予肩。耳語曰。君亦知此身之在何所歟。予瞠目向窗。愕然答曰。此必培克街也。曰。然。君猶憶有康頓屋者。與吾故居。望衡對宇乎。卽此廢宅也。予曰。然則來茲奚作。曰。據此以望吾屋。如臨江觀濤。一幅畫圖。盡來眼底也。華生盍移身近窗。一窺樓頭景象。惟行動宜慎。幸勿露爾形。予如言。匍匐而前。舉頭以望。臙絕幾失聲。見福爾摩斯室中。窗帷低垂。燈光炫燿。一人影映帷上。端坐側首。隆準銳顎。長頸博肩。儼然一福爾摩斯也。予旣驚且疑。念吾友得毋破壁飛去。乃亟擊其樞。福方匿笑。笑甚且顫。顧謂予曰。何如。予曰。嘻。神乎技矣。福曰。老當益壯。差堪自信。君縱習於我。亦不得不咄咄以爲善變也。君意樓中人亦似我否。察其語調。頗沾沾自喜。予應曰。有影。若此。非子而誰。福曰。此格萊孛勃（地名）奧斯加繆尼愛技師之神工也。竭數日之力。始成此半身蠟像。吾載以俱歸。頃在寓中。悉